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憲集卷二十六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文憲集卷二十六

明 宋濂 撰

雜著 凡二十三章

文說

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斯文也果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故文猶水與木然導

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其源之不深植木者不憂枝之不蕃而慮其本之不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其蕃也孰禦聖賢未嘗學為文也沛然而發之卒然而書之而天下之學為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為本昌為源溥也彼人曰我學為文也吾必知其不能也夫文烏可以學為哉彼之以句讀順適為工訓詁艱深為奇窮其力而為之至於死而後已者使其能至焉亦技而已矣況未必至乎聖賢非不學也學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地之

際察乎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内無不知矣無不盡矣而不特乎此也反之於身以觀其誠養之於心而欲其明參之於氣而致其平推之為道而驗其埴蓄之為德而俟其成德果成矣視於其身儼乎其有威確乎其有儀左禮而右樂圓規而方矩皆文也聽乎其言温恭而不畀皎厲而不亢大綱而纎目中律而成章亦皆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徵乎其家其家莫非文也夫如是又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文

其可掩乎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乎天下而教行乎後世也今之為文者則不然偽焉以馳其身昧焉以汨其心擾焉以乖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棼如也家焉而倫理謬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乎古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繇而發乎發乎心也心烏在主乎身也身之不脩而欲脩其辭心之不和而欲和其聲是猶擊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簫韶也決不可致矣曷為不思乎聖賢

與我無異也聖賢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豈我心之不若乎氣之不若乎否也特心與氣失其養耳聖賢之心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義道德仁義積而氣因以充氣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文之類乎聖賢亦不可得也嗚呼甚矣今之人惑也聖賢之為學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其為事亦多矣而未嘗敢先乎文今之人未暇及乎他自㓜以至壯一惟文焉是學宜乎今之文勝於古之聖賢而終不及者豈無其

故邪不浚其源而揚其瀾不培其本而抽其枝弗至於稿且涸不止也然則何為而後可為文也盖有方焉聖賢不可見矣聖賢之為人其道德仁義之說存乎書求而學焉不徒師其文而師其行不徒識諸心而徵諸身小則文一家化一鄉大則文被乎四方漸漬生民賁及草木使人人改德而易行親親而尊尊宣之於簡冊著之於無窮亦庶幾修道而立教輔俗而化民者乎嗚呼吾何由而得見斯人於斯世也見斯人而不翅見聖賢

之盛也虎林王生黼年甚少通春秋而好學為文問於予予美其有志也以其大者語之

河圖洛書說

或問於宋子曰闗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堯夫云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於此乎是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唯劉長民所傳獨反而置之則洛書之數

為十河圖之數為九矣朱子發深然其説歴指序其源流以為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頥敦頥傳程顥程頥其觧易大傳大槩祖長民之意至於新安朱元晦則又力詆長民之非而遵閼邵遺説且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其說以經為據似足以破長民之惑臨邛魏華父則又疑元晦之說以為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為圖十為書朱以列子為證張以邵子為主乾鑿度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及靖

士蔣得之著論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乙下行九宫華父則又以為劉取太一圖為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亭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為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契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而後大明得之定為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心善之則是華父雖疑元晦之說而亦無定見也新安羅端良嘗出圖書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傳於青城山隱者圖則陰陽相合就其中

八分之則為八卦書則畫井文於方圓之内絶與前數
者不類江東謝枋得又傳河圖於異人頗祖於八卦而
坎離中畫相交流似於方士抽坎填離之術近世儒者
又有與太極圖合者即河圖之說又有九十皆河圖而
有一合一散之異洛書既曰書而決非圖之說夫圖書
乃儒者之要務若數者之不同何也濂應之曰羣言不
定質諸經聖經言之雖萬載之遠不可易也其所不言
者固不强而通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書顧命篇曰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篇曰河不出圖其言不過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言其數之多寡者後儒之論也既出後儒宜其紛紜而莫之定也夫所謂則之者古之聖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兎亦可以畫卦則其他從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圖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宫法也不必疑其書異於圖也不必究其出於青城山隱者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

也唯劉歆以八卦為河圖班固以洪範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庶幾近之盖八卦洪範見之於經其旨甚明若以今之圖書果為河洛之所出則數千載之間孰傳而孰受之至宋陳圖南而後大顯邪其不然也昭昭矣或曰子之所言善則善矣若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所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者將果足信乎濂曰龜山楊中立不云乎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

嘗言龜龍之兆又何嘗言九篇六篇乎此蓋康成之陋也此所以啓司馬君實及歐陽永叔之辨而并大傳疑非夫子之言也或云揚雄覈靈賦云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長民亦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則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歟濂曰先儒固嘗有疑於此揆之於經其言皆無明驗但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故蔡元定有云伏羲

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也不必寘疑於其間也或曰世傳龍圖序謂出於圖南若河圖由圖南而傳當以龍圖解河圖可也而容城劉夢吉力辨其偽焉何哉濂曰龍圖序非圖南不能作也是圖南之學也而非大易河出圖之本旨也八卦之設不必論孤陰與寡陽也不必論已合之位與未合之數也或曰然則易之象數

舍河圖將何以明之濂曰易不云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此固象數之具於易然也不必待河圖而後闕

濂因私記其說而與知易者訂焉

鑽燧說

宋子閒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樧二尺中析之一剮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剮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寘空内以細絙纒

其腰别藉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絇急旋轉之二櫍相軋摩空木成塵烟輒起塵自隙流毛上候其烟翁勃以虛掌覆空鬱之則火燄燄生矣宋子歎曰火在木中不鑚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撲滿說

撲滿貯錢陶器也狀類甖口通一錢錢入不可出滿乃撲去故名濂因是未嘗不悲石荆州之為人也荆州俠

士刼遠使商客致富至與貴戚爭豪以鈇如意擊碎珊瑚非金多不能然卒用是以殺其身嗚呼荆州亦撲滿歟傳曰仁者以財發身又曰積而能散然則聚財而不散者不可哉

寧山續説

兵部尚書單公德夫濠梁之人也其與濂交歲行將一周及再會京師公以寧山卷示濂曰名之有字固周道之彌文也字之外又有所謂號焉不幾於彌文之尤者

乎此盖昉於晋流於唐極於宋秦漢以前無是也雖然行之既久孰能廢之吾以寧山為之别稱意將取安静之義臨川先生既為之説矣子幸為余重言之濂曰昔之人有劉彦冲者所居在屏山之下人因號之曰屏山又有孫明復者家於泰山之陽故人亦號之曰泰山焉皆從其地而實之非徒為是虚稱也今有峰名荆寶氣夜浮而矗起乎濠之西有山名杏靈氛鬱蟠而平峙乎濠之北公欲取以為號盍於是乎求之然皆不彼即而

獨致意於無形之寧山者豈故與古相戾邪公曰子言固善矣而吾則别有意焉夫自喪亂以來淮楚先被其害崖非不高也谷非不深也亦罹其蹂踐剪伐之苦盡失其故態古所謂山川鬼神莫能自寧者無甚於斯時也上帝震怒乃命皇上出而平之黄鉞一揮四海底定非惟齊民之安至於丘陵草木皆克保其恒性予驅馳戎馬之間十有餘年冒霜露而衝雨風無斯須之寧今幸列仕㷀朝職司喉舌垂紳正笏委委蛇蛇囘視昔日之

為果何如耶號之以寧山所以志也山且寧民物其有不寧者乎雖然名固寓也字之而又號之寓之寓者也且夫地之載物嶄絶而屹立者人因呼之為山山初不知其名為山也名其為山山且不能自知況山之上又加其名曰某曰某者乎山既無定名吾不知孰為寧山而孰不為寧山乎濠梁之間吾廬在焉環吾廬之青翠如沐者皆山也不止荆杏二峰而已也吾苟以寧山加之山亦豈能拒予者哉吾取山之名而不求山之

形葢欲全其大者爾嗚呼我則人也非山也山則山也非人也人今謂山為我又安知山不謂我為山乎若謂我為山則山與我一矣我與山一則物我齊矣物我既齊而奚虛實之有何當與子游於莽蒼之區鴻濛之都招亡是公而談齊物者可乎濂矍然而謝曰公所見幾於道矣濂尚何言哉作寧山續說

蟠松說

昔人之言喬木必繫於故家者何哉葢故家者非一世

之謂其封培也有其素保衛也有其道所以能上干九霄下蔽萬牛撼雷風而弗驚沐雨露而常新者也嗚呼此亦自承平之時言云爾若夫當戎馬繽紛之際無澤不竭無山不童人之屋廬且不能自保其有鬱鬱芊芊巋然而獨存者乎蓋必無也理之所必無而今則或見之者是豈人之所能哉非人之所能則天而已矣中書左司郎中劉君明善居武昌之咸寧其先塋之在崇陽者有松暢茂成林其一最巨者枝柯縈盤勢若長蛟角

鬣備具而爪距奮張尤為可觀者焉當汝頳變作蔓延至武昌愚氓起而應之相與建營結柵山之有木者剪刈無餘而崇陽之蟠松巋然獨存人過之者皆彷徨嘆息指而言曰是蟠松者出於平麓非有絶壑懸崕人跡之所不到也何為能免斧斤之厄乎且其形質與恒松等爾非鑄銅鐵以為枝柯也又何為能自全而不損毫髮乎嗚呼我知之矣持之以智力者不足以禦人事之變感之以慶祥者誠可以俟天命之定劉君武昌故家累世

積善之深故天之報施俾其喬木在墟墓間者不異承平時其意若曰善人者天所厚也苟謂天不厚善人盍於蟠松徵之亦如是而已矣雖然天將雨而礎潤潮將生而颷興家將蕃而林木有輝理之常也今蟠松出於百剪刈之餘蒼然而弗渝充然而含滋得不為劉君之家盛大之兆乎矧劉君以濟世之學歷仕熙朝出持憲節入位郎官聲譽翕然動於中外其融顯方日進而未已也蟠松之祥又當於是乎徵之昔人又有言曰樹德

如樹木木之成材可資於一時德之榮身可被於後裔劉君當益務乎德哉某幸與劉君交於是推原其故作蟠松說

人虎說

莆田壺山下有路通海販鬻者由之至正丁未春民衣虎皮猳利鐵為爪牙習其奮躍之態絶類乃出伏灌莽中使偵者緣木而視有負囊至者則嘯以為信虎躍出扼其吭殺之或臠其肉為噬齧狀裂其囊拔物之尤者

餘封秘如故示人弗疑人競傳壺山下有虎不食人惟吮其血且神之已而民偶出其婦守巖穴聞木上嘯聲急意必有重貨乃蒙皮而搏之婦人質脆柔販者得與抗婦懼逸去微見其蹠人也歸謀諸鄰譟逐之抵穴獲金帛無筭民竟逃去嗚呼世之人虎豈獨民也哉

猿說

武平産猿𩔰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傅矢伺母間射之母度

不能生麗乳於林飲子麗已氣絶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子即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寢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斃嗟夫猿且知其母不愛其死況人也耶

章氏三子制字説

龍泉章史君有三丈夫子孟名存道仲名存誠季名存厚既皆冠矣嘗有為其字者而其配名之義有未盡焉三子者以其父命請予為更之予竊自念加冠制字乃大賓之責衰朽之餘精神遐漂安能與聞於斯雖然不

敢辭也予聞天道付予實有恒則唯正是將本無頗僻

君子脩之是之謂德請字存道曰允德何如人道之務

惟在乎誠衆善之源隨物以形其欲致之必由於明請

字存誠曰允明何如地道所貴既厚且大深重弗遷弘

博無際無所不負是曰能載請字存厚曰允載何如夫

允之為言信也三子者信能察之則無媿於名若字者

矣雖然末也學貴能辨辨則不戾視德為虛玄而不驗

之於實德者其所謂德非吾之所謂德求明於寂嘿而

不著之於民用者其所謂明非吾之所謂明也視載為易足而不本之於龎鴻者其所謂載非吾之所謂載也三子者慎之哉雖然末也辨貴乎行不行猶馬之無足隼之無羽也弘其中廓乎使有容制乎外無使其沛蔚其欲不遠而復遏絶其末然而其天始全泊焉其若虛肅焉其若拘統焉而有樞如此方能入於君子之塗矣三子者勗之哉雖然末也而家自太傅公以來以詩書禮樂衣被於子孫極盛而休其章紱之蟬聯勛業之輝煌

溢於史冊而播於士大夫之口者先後相屬也而父史君尊崇理性之學嗜善如飴厲行如金石而三子者又各有士君子之操或提義旅以鎮捍鄉邦或攄所蘊以著澤物之仁或酣志書詩以纘其先緒亦既綽有令譽而予猶諄諄為是言者進學之功無已而繼志之責不易也必使上不媿天中不媿人下不媿地斯善矣三子者勉之哉雖然未也薛氏有三鳳焉才非不高也而德則鮮也賈氏有三虎焉位非不榮也而德則鮮也宋氏

有三絶焉才非不多也而徳則鮮也非三子者之所樂聞也三子者之所樂聞其殆聖賢之學乎予之有望於三子者可謂遠也已矣三子者其懋敬之哉其懋敬之哉

傅幼學字説

四明傅君其名曰行而字曰幼學問其字之説於余余告之曰子學後世之學歟將三代之學也後世之學士有以理財為學者矣有以聽訟為學者矣有以治兵為

學者矣有以文章爲學者矣有以訓詁爲學者矣然皆非所謂學也夫辨章析句剔抉細碎若馬鄭之流訓詁之學也研精極深融理放辭若柳劉之類文章之學也貴變務奇奮智鼓勇若孫吳曹操治兵之學也以察爲明以刻爲公若商鞅韓非聽訟之學也箕斂口稅不遺毫釐若桑弘羊之徒理財之學也是皆得一而遺十或不適於用或用之而不足以致治故君子弗貴焉且夫聖人之所學者大可參乎天地而小不遺乎事物妙可

以賛化機而近不離乎云為其本仁義其具禮樂政教其説存乎經而學之存乎人人皆知學之而不能行之者惑於後世之學故也後世之學譬猶稊稗然藝之易成而穫之不可以食食必有霍亂泄嘔之疾人悦其易而不顧疾之在後不亦惑乎聖人之道猶粟菽也用之於身則氣充而體安用之於家則家裕國用之則治天下用之則四夷格而庶物育而後世未嘗大行者或有其人而無其時或遇其時而不能盡其才通患然也幼

學材敏而色和志篤而有容庶乎學聖人之道者矣而又生乎今之世其殆將有合乎夫不學道而妄行者無責也學道而不以行者自賊其心也得乎君而不以斯道事之者欺其上者也是恒人之所不敢為況幼學之名若字出於父師之訓者乎幼學益自勉焉他日佐朝廷有以經術致治者吾知必幼學也夫

說玄凝子

玄凝子忞人往來吳越間人問姓名不荅迫之以指就

窠畫玄凝二字入因稱之曰玄凝子云初凝年十三時收
猪東海上有道士佩劍過之授藥一丸赤如火呑之即
棄猪隨道士去涉瞿塘上灔澦入青城山坐白龍洞中
洞前大雪高三四尺凝居之若溫時下山敲氷濯足澗
中戲折澗竹竅而吹之學鳳凰鳴道士聞之笑曰孺子
之駭一至此乎未幾道士去三神山採藥凝欲從不可
獨處洞一年或三月不食即食不過黃精石芝嘗斸芝
鬼城下有白虎向南行凝往執其尾躍上虎脊趍一里

所舍去反白月射洞底秋風四鳴因思故鄉菊花酒且熟遂還窑人見凝眼有碧緑意其已仙而凝弗是也人見凝者輙贈詩運筆如風字或類霆書鬼篆不可識俄道士復至與飲琅琊臺上大醉竟同去不知所之道士眉長八九寸雙目深髯怒張如戟人並疑為古仙人云為說者曰齊地自古多方士爭言有禁方能神仙而少翁欒大尤善惑雖漢武雄才亦所不免今凝固齊産也豈其山川之靈有以致之歟嗚呼使上之人有好凝者

其不少翁樂大也寡矣先王之世以左道惑衆也必拘殺於司寇必有吉哉必有吉哉

蘿山遷居志

余世居金華孝善里之潛谿其地在縣東七十里禪定院側谿之東即入義烏境元重紀至元元年乙亥正月十五日授經浦江義門鄭氏久之以其家九葉同居乃願卜鄰焉相地於仁義里孝門橋之上其地直縣東三十里有山曰青蘿至正六年丙戌十月二十七日於山

趾建寢室三楹間繚以周垣前敞小門十年庚寅二月十五日檇家自金華來遷揭其扁曰潛谿示不忘本也十四年甲午十二月八日再搆前軒如寢室之數東西營之屬以次告完扁軒曰青蘿山房因舊山而志新築也十八年戊戌六月十八日國兵取浦江遂避入諸暨兵雖定浦江當戎馬之衝不可居十九年已亥三月十五日還潛谿故廬越九載始重葺治於是復來遷時國朝吳元年丁未四月一日也惟古人最重遷以墳墓在

斯親戚在斯不敢輕於棄去或去之必出於勢之不得已今予豈有他哉特欲薰漸孝義之風以昜我後人爾然蘿山之望潛谿朝發而夕至非若別郡千百里之遠宗屬之胥會先塋之展省固未嘗廢其與弗遷者初何異哉余既來遷偶閱宋嘉定末官給地劵所居左右曰宋公園園與予同姓亦似不偶然者豈其數或前定歟子子孫孫居於此者毋析爨毋為不義毋侵蝕比隣日衣被乎詩書耕則為良農學則為良儒庶幾不負予之志

也

五洩山水志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横一溪水甚寒履之如氷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蟭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峰巒

環列猷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刓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竽泉西流匯為小窪瑩澈泓澂毫髮不隱鯈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濳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閡道相傳有岩角肖鷹喙晉夜大雷雨喙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益崕廻奔逺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

氣象陰幽絶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宫生平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縁葛而前竹蘀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沫成白簾濶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暈時有水珠毿毿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禱水或湧取蜥蜴入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記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

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峯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盂峯或曰肖東甌雁蕩又名雁蕩峯由雁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峯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嶄嶄勢欲拄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葢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折庋略彴橋趍三學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豗倒擊崕竅中若運萬斛雪

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輥雷人咲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多投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閣山村人多舍篁葦間有平皋數百畝可耕稅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鼕鼕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錡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驅

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寘足從其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縋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為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絢圍腰繫巨杙俯崕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槩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於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瘞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

水五級故名之為溲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竒峭有是哉

刪烏城志

元至正七年冬嘉禾城西有烏數千營巢於地圍八尺崇五尺晝夜弗休類有物督迫之者未幾大盜弄兵海上紅巾繼起江淮皆繹騷朝廷遂詔州郡築城築城自嘉禾始亦異哉唐貞元中田緒境内烏銜木成城其崇則緒五之二其圍則至數里之廣所以德宗有播遷之禍今

元亦馴致喪亡先儒謂杜宇啼天津橋南方地氣先應亦是類歟吳僧本誠著烏城志五百餘言余愛其文特删之以附集中本誠字道原以能文名

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華容孝康與廣平文學遇於神明之臺孝康問曰子締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為我揚摧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嵒穴鶴氅縞襦土芝緼食動趾踉蹡發辭謇吃忽掖緗縹去歷都

邑見者大噱指爲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煖我以温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翅蟣蠓時幻歲遷電滅鳥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箙矢韔弓仰落雙鶬俯搤長熊毛血旁灑麈坌四封入據邃館廷實惟供罍尊旁午豆俎衡從肉腴含春酎暈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

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衡靨輔寄牙瓌質姣容歌
喉撼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
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
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燿終童請
纓其齒甚少不有焰焰孰潛其爓非勒銘於燕然必建
標於邊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姱嫽衞霍擁軨樊
陳建纛公闕門王孫媚竈霜露係乎吹嘘子奪視其
慍笑其鋭也若孟闕之出魯橈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周

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
照其視處環堵戹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畢畢
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
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
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
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毉閭分布九疆揔三條於中區
限兩戒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瀚混茫包天裹地循
環相通叶湯其間恠偉靡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瀆宗叶莊

昴宿寳符之貴玄龜青鯉之章金匧玉策之探日月珪
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戒樓航濯足
於咸池晞髮於塼桑谿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蒼
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勺哵湖而想遺弓履河洛
而思聖勲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
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
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
叙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釐貴儉兼愛上賢右鬼

採椽不斲型螚唯土啚然自安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
行道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
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因時制
宜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闕
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
綱闕
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厥
攸宜闕
首著於經彝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
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喧豗泣㸐迅雷

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颯颯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
飛也戔戔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
里而列井布碁也是欲徧索其説而試之不識可乎孝
廉曰夫子没而微言絶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
者也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
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盻列繙繙繽繽九宮八門六
甲五神軍軌兵鈐星式雷經金鷄玉狗風角鳥情制器
尚精動合神機冑鎧羅陳戈戟交施渠荅距堙鵞冥扶

胥象車雀杳行馬飛冕武衡大櫓驩耳長殳雲火萬炬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寨六形旂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趠鳥蛇翔驤正正竒竒巍巍堂堂赫赫赩赩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饑渴之在已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為文學曰粤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

沉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賔履生師皇馬醫玉柱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赭衣服閭女九素書赤斧碧雞朱璜瘕脫玄俗質虛心存冲寥跡入偓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四規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轡服太極之麟芝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入石不閡入木不拘雲卧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為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為也當闢我石

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覩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為則周孔為之矣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偽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湮後出者存何老生怨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覩何恠言放紛而弗齊千古緯候相傳内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閲其文僭辭竊義聾俗簧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

衡錯攡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
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為原㷄丱冡名性
氣體何圖指俻殊而重摹迭儗髑類而言何莫非此沾
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鈎其麗鴻掠其纖微懸空明之
金鑑俾無遁於姸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粗近
之然滞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奚益哉
文學曰孟夫子殁世之真儒師師萌庶伥伥奚歸孰廓
我矇孰砭我愚羣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揉腐艦以泛其

區欲絡古旨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嚱
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
何昭乎嗚呼噫嚱賚葹盈室何有芳蓀繁星爛宵孰知
朝暾寧不使我怡怡而悵悵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胡
不自貴葩藻是溺顛倒首足淆混白黑棄其璜槃寶厥
瓦鬲拊膺自傷淚血交積誓剷宿穢以刻末習駕舂陵
以為舟鼓闕洛而為檝張武夷以為颿期洙泗之可涉
夙興夜寐徨徨業業凜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

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真儒不生世陰陰兮𥨊埴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根無古今兮趨彼九玄離濁氛兮攀淵追騫禁赤麟兮文之興喪負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殁齒乎

續志林小引

志以林名者何言多也所謂林者豫章鼠梓樜桂棫樸之屬皆在焉通曰林而不別言之何明所志之不一也

所志不一其言續者何昔之君子嘗掇以名書續之所以繼也繼則繼矣其不同者何一以資多識一以牖民衷所以異也文垂世行遠者彬彬然諸彪彪然炳斯可矣子直而不婉奈何天文之昭也地文之著也人文之烜也我則不敢知今之所書其事核其辭質其理足為天下勸如斯而已矣吾聞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職也故國無小大皆有之子職非史也其蹤而僭之何史官失職久矣國乎史曷若家乎史國私而家公也使天

下之人家得史之人庶乎知法戒也奚偕為然則子所書皆善也勸矣如懲何善惡備書史也舍惡錄善志也善者勸惡者懲矣曷為而不可也斯志也其言或不能盡徵者何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信其信疑其疑可也

旌義編引

浦江鄭氏世居縣東二十五里鄉名感德里曰仁義其遠祖冲素處士綺自宋建炎初至今同居已十世歷二

百五十餘年守詩書禮樂之教弗墜宋元二史俱載孝義傳中然其持守之規前錄五十八則六世孫龍灣税課提領太和所建後録七十則續録九十二則七世孫青椎府君欽江浙行省都事鉉所補皆已勒碑鋟板當時公卿大夫士所遺詩文亦裒為麟溪集二十二卷刋示後昆今八世孫太常博士濤復以為三規閲世頗久其中當有隨時變通者乃率三弟泳澳湜白於二兄濂源同加損益而合於一其閒諸父之訓嘗行而未登載

者因增入之總為一百六十八則文辭之屬選有繫於事實者則錄之釐為三卷通名曰旌義編既刻板可模印請言其故於篇端予與源為姻家濤為同門友而泳等又皆執經從余學義不容辭嗚呼是編之行其於厚人倫美教化之道誠有益哉

非非子縣解篇引

非非子廬於仙華山下幼不嗜書讀魯論未終篇棄去尋學鍊金碧九還寳丹斲丹房如方榻中廛容坐而述

古僊人辟於四周澄坐其間身如槁木不動或睡睫不能禁輒下榻僵立達旦如斯者七歲凡堪輿氣化之原事物盈虧之數神鬼幽顯之秘似不能越其範圍又久之若有物䩄其中芒角森然膠刺肺腑必吐去乃暢於是濡毫者書熠然成文老生宿儒或有所未及而其菸思之奮發若山下出泉涓涓而不斷若獨繭之抽愈出而不窮既成書自號之曰非非子縣鮮云金華宋濂讀而疑之曰子自稱為非非孰非之耶以為人之非子耶

則子為非而人為是以為子之非人耶則子為是而人為非非者固非而非之者不尤非非耶是故有是則有非無非則無是是其所非非其所是非其是是是其非非是者固二而非非者果能一耶辟諸緜几焉人以其文𪑾𪑾也而不知其質皦皦也皦皦者謂之白如其𪑾𪑾者何𪑾𪑾者謂之黑如其皦皦者何惟黑惟白惟白惟黑惟白而黑黑非白乎惟黑而白白非黑乎亡白白則黑黑有有黑黑則白白無欲白白而黑黑寧黑白

而白黑也雖然此猶以迹言也吾本為白而黑何加焉吾本無黑而白何形焉是謂白黑忘矣白黑忘而有無齊矣有無齊而是非泯矣是非泯而非非者絶矣非非者絶則天與人凝而合矣此之謂箓絶此之謂熈神此之謂物冥若是何如非非子咲曰始吾學道於我而我物也繼而唯我我在今則吾喪我矣我我且不我又何有非非者乎子言良信也濂亦莞爾一咲為繫其說於篇端非非子鄭姓源名婺浦陽人生貴人家能堅厲入

道大夫士服其操行奇勁云

贈浩然子叙引

交神明有道乎曰有無妄而已矣然則所謂無妄者何也曰其中有物非思慮膠葛之可摇奪也非聲利沉酣之可變易也至虛而神與道合真放之無垠收之則存歷代以来恒有其人也今之近於此者其唯吾浩然子乎浩然子與余同姓其名為宗真遂以其稱浩然者為之字學道於京城報恩光孝觀得靈寶法而能知鬼神

之情狀嗣天師知其賢號為體玄妙道純素法師提點
觀事會朝天宫虚席中書以為言上名見奉天殿命太
宫賜饌俾之住持時洪武五年秋七月也又明年正月
闕
儀曹奉常同傳旨諭之曰凡有事郊社及山川百
神當令宗真帥其徒十人前期熇芳香潔豆籩以俟臨事
之日仍令宗真被法服與祭浩然子拜命惟謹盖以其
精潔而於敬恭明神為宜浩然子由是簡在上心屢蒙
名對且賜白玉真仙像二十餘軀以鎮山中龍光赫奕

光動林谷采真之士無不歆豔之余嘗見浩然子於治
城山風度凝簡執謙而有容澹然無所累其心所謂其
中有物不為思慮聲利之所惑者誠近之此所以遭逢
盛際而眷遇有加焉然而忠君尊上臣子之職也浩然
子益宜振拔精明傾竭誠懇以頌禱國祚於無疆非特
敬恭明神而已誠如是雖身居方外而乃心王室被法
服以與朝紳之列非僥倖也實宜也浩然子其尚勗之
洪武六年冬十有一月金華宋某序

顏率求鼎難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却其軍率乃詣秦君長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弑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興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意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寶也誠願得一觀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敵國之情乃盛陳師衛以備不虞耳

寡人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意君忘其為人臣也今
幸弗忘甚善率嘗適蔡蔡人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淵
之劍蔡人操刃與戟逐而奪之或諌曰此汝主也汝何
得乃爾獨弗畏不義之名乎蔡人曰吾見龍淵不見主
也彼猶不見主故肆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為人臣而興
師求九鼎焉何也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地方千里帶
甲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
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追桓公之興

平宋折鄭帖服荆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強焉尚欵欵以尊周為事未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十萬擠以太行之髙起以首陽之雄迤以黄河之深靡以大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籍累世之盛侵曹伐衛大戰於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曰尊王室二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鼎也今君欲行霸術不思法桓文而乃惟不軌是圖卒恐諸侯有以議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帥兵而刼

天子不義一也𢔁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之不義二也肆虎狼之威志在丘墟宗廟不義三也六國怨秦之虐日夜共謀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興師設知君有爾韓必遣三將軍出宜陽趙魏與韓脣齒之邦必注強弓蹠勁弩助之燕雖稍弱勢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為山東大國亦必驅其衆西向殽函楚見諸侯並起其雄吞之志益暴又必急趍擣武關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貂而啗一牛不至血肉狼籍不止

也率竊為君危之夫鼎者又以昭夫德也苟無其德雖得之必亡之昔夏之盛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尚可力求之邪楚莊之強君之所聞也因伐六渾之戎遂來問鼎之重輕王孫滿一言卻之輒俛首莫敢吐氣者豈力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於天王今其所為可不如蠻荆之長乎為君之計莫若告

於衆曰寡人不敏昧厥君臣大分帥爾有衆欲觀鼎于
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為不轂肶肶然喻之寡人雖至
愚亦已蔵之中心矣爾衆宜觧甲韜戈從寡人寡人幸
至於廟當暴觧自罰復告於太史書之以旌寡人之過
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日也君德孰
加焉秦君聞之赧然謝顔率曰子之言良是也即日罷
兵西還（咼周咼也故借周天子立論）
為說者曰秦師求咼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之秦

縱知過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旣不能然復以八闕萬人輓芻詎齊率真小人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豈獨率一人之為然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

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檄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自豐沛赤幟一揮而天下底定累洽重熙至於孝平皇帝藐在幼沖委制新都侯莽久秉國鈞遂致潛萌異圖僭奸天位四海豪傑怨怒切骨至有枕戈待旦而弗寢者義旗始豎持劍之士動以萬

數不一二年直擣長安衆共誅莽天地為之開明日月為之宣昭神祇為之鬱舒爾吏民之所共知賊王郎者本邯鄲卜筮之家乗海内弗靖詐稱成帝子子輿以惑爾吏民趙魏亡賴男子遂立為帝徇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翦屠之令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軍容之盛輝赫震蕩如雷如霆嬰其鋒者無不殞滅爾吏民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年子養元元之澤帥爾子弟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

大功漢法具在陷陣却敵者受上賞搴旗斬將者次之執俘獻馘者又次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前之大將軍建立殊績垂名竹帛者亦夫人也曾謂爾吏民弗能之乎亦在勗之而已其有不知逆順之辨甘為賊虜敢持兵以拒我者必草薙而擒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耳爾吏民姑昧昧思之新莽簒立已十四年置百官有司謀臣甲士雄天下尚頸血濺地節解臠分王郎以新集之衆假名烏合遇戰則鳥獸散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

心者未泯海內謳吟思之雖五尺童子日夜矯首以望
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叱咤間破昆陽之圍斬司徒之首
拔武關之險降宛城之兵下河北之地星流電奔若神兵
自天而下皆爾吏民目所親覩此無他天命所在固不
可易也昔高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者
天下共擊之况王郎僭厥帝號反易天常罪决在不赦
爾吏民上揆天命下度人心尚轉相告語戮力以誅無
道使他日祀漢社稷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

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擬孝武南巡金石刻文按水經注及十道四蕃志所載而輔之

皇帝臨御撫有四極上與神通行幸雍郊親祠王畤白麟顯靈如厥汾陰后土效靈地祇元光五年之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九嶷鬱葱天柱用登上凌峻極直薄泰清眺望汪洋遂自尋陽下浮大江射蛟水中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岱祀上天報享著厥靈貺民用平康協氣自順灾害不作利澤攸長在昔神禹刻石

紀功百世彌章羣臣從行請勒遺制昭示萬方

廣薛季㫤對張柬之語

神龍元年春正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天官侍郎崔玄暉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洛陽長史薛季㫤乗間言於柬之曰侍郎舉義兵翦除奸雄匡復帝室使四海蒼生再見唐家日月其事甚偉而季㫤無一言以為賀者侍郎亦知其意乎柬之曰不知也季㫤

曰僕亦為侍郎不知也侍郎若知則其所設施當不止
此侍郎幸聽僕僕請披肝瀝膽為侍郎言之昔我髙祖
提三尺劍起晉陽輔以太宗之神武將帥之忠烈然後
能縛世充於東都戮建德於河朔剪黑闥於山東收李
密於黎陽誅蕭銑於江陵晝不得息夜不得寐蟣蝨生
於鎧冑之間盖出萬死一生百戰而有天下此無他欲
為聖子神孫建萬世不拔之業耳今武氏以妾媵之微
黜奪帝位斷 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召諸宗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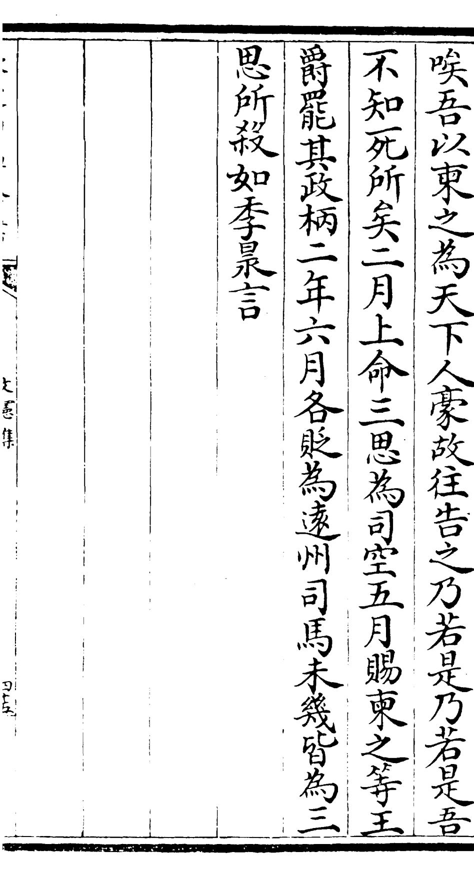
朝明堂悠行殺戮御則天樓大赦天下革唐號為周易服色置社稷立宗廟身被袞冕手秉大珪自稱曰天冊金輪大聖皇帝南面而朝羣臣自天地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也侍郎豎義旗以復辟為辭但殺二張而釋武后弗圖是捨豺狼而問狐狸何以厭服天下人心僕竊為侍郎弗取也侍郎若聽僕計集百辟卿士執武后獻諸太廟數其過惡取太宗黄鉞斬之以謝天下凡武氏之在中外者無小大皆盡殺無赦庶幾少慰先帝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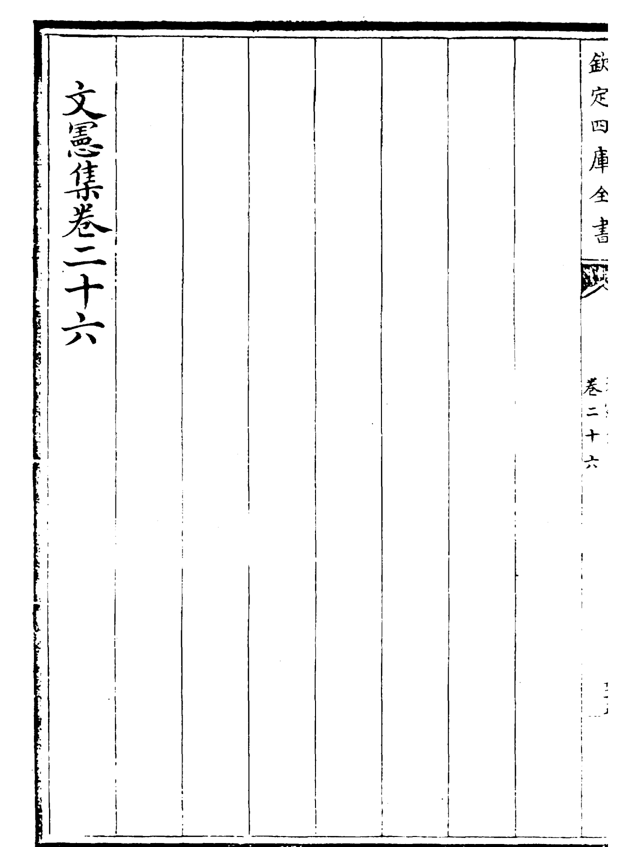
之靈而侍郎髙義亦不在伊尹周公下侍郎能無意乎
柬之曰吾業與玄暉等謀亦嘗如長史言但武后倒持
戈柄二十有一年生殺廢置皆自其手出三公九卿惟
知有武氏勇將精兵亦惟知有武氏萬邦黎庶亦惟知
有武氏脫有一人號於衆曰天后且爾將何所寘吾屬
乎則吾作虀粉矣李㬥曰不然武后負滔天之惡海内
雖畏其威忠義之心人孰無之其專制之初李司馬起
兵揚州奮臂一呼得勝兵十餘萬山東豪傑皆蔡䒿為

糧插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當時天下尚憤惋如此况今日乎侍郎朝玄武門而入不過羽林兵五百人耳誅二張如殺狐兎無一人敢動者則人情可知也侍郎即誅武后天下有不帖帖者當使鐵鉤鉤吾舌懸於長安城上以為亂言者之戒柬之曰漢之呂后與武后無大相遠平勃雖將南北軍未聞誅之豈不以誅之為弗是耶季㬌曰武后之罪浮於呂后萬萬呂后雖殺孝惠子盡封諸呂為王未嘗敢移漢鼎今武后肆行不道頼皇

天后土未絶唐祚使侍郎得竭忠其間不然則天下非
復唐有欲持一危酒滴獻陵土且不可得侍郎尚欲同
之乎東之曰武后母也今天子子也以子罪母縱快忿
一時如萬世公義何季㬚曰傳有之人臣無將將則必
誅設有人焉招納亡命而欲睥睨神器侍郎必盡殺之
乃已是何也亂臣賊子決不可赦也武后於唐大義已絶
不過一亂賊耳二三大臣為國家討賊宜從先帝之法
豈上所得預聞當此之時宗廟社稷為重武后為輕能

殺之乃所以伸公義也柬之曰吾為唐社稷臣即旦暮死恨無以藉手見先帝於地下今幸誅二凶復國號曰唐便當上章乞骸骨歸老故山他固不識也李晁見柬之不能聽其言氣怒甚目光如炬大聲謂柬之曰此事姑寘之二凶雖誅諸武封建如舊日夜切齒恨不碎嚼侍郎之骨況三思又得幸於上一旦上罷政事矯制殺侍郎等若反掌耳侍郎尚不知動念乎柬之曰大事已定彼猶几上肉耳無相能為上素勇烈當使自誅之以


張天子之威耳長史固不必過慮也季杲退彈指嘆曰唉吾以東之為天下人豪故往告之乃若是乃若是吾不知死所矣二月上命三思為司空五月賜東之等王爵罷其政柄二年六月各貶為遠州司馬未幾皆為三思所殺如季杲言



文憲集卷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蔣如菼